春寬夢窄吳文英

文林漫步

柏　樺

讓我們推開繡戶來看宋代詞人吳文英的一片風景，夢窗的《鶯啼序》是宋詞中最長的一首，且看他如何在病酒之中織成錦繡詩篇：

殘寒正欺病酒，掩沉香繡戶。燕來晚、飛入西城，似說春事遲暮。畫船載、清明過卻，晴煙冉冉吳宮樹。念羈情、遊蕩隨風，化為輕絮。　十載西湖，傍柳繫馬，趁嬌塵軟霧。溯紅漸招入仙溪，錦兒偷寄幽素。倚銀屏、春寬夢窄，斷紅濕、歌紈金縷。暝堤空，輕把斜陽，總還鷗鷺。　幽蘭旋老，杜若還生，水鄉尚寄旅。別後訪、六橋無信，事往花委，瘞玉埋香，幾番風雨。長波妒盼，遙山羞黛，漁燈分影春江宿。記當時、短楫桃根渡。青樓彷彿，臨分敗壁題詩，淚墨慘淡塵土。　危亭望極，草色天涯，嘆饕侵半苧。暗點檢、離痕歡唾，尚染鮫綃。彈鳳迷歸，破鸞慵舞。殷勤待寫，書中長恨，藍霞遼海沉過雁。漫相思、彈入哀箏柱。傷心千里江南，怨曲重招，斷魂在否？

話說《武林舊事》卷第五「湖山勝概」中「南山路」這一條目，其中便提到了當時南宋臨安湧金門外的一座樓宇——豐樂樓，據《淳祐臨安志》載此樓「據西湖之會，千峰連環，一碧萬頃，柳汀花塢，歷歷欄檻間，而遊橈畫鷁，棹謳堤唱，往往會合於樓下，為遊覽最」。這可是一座了不得的樓，騷人墨客縉紳常聚於此行詩酒文會，吳夢窗在淳祐十一年春「嘗大書所賦鶯啼序於壁，一時為人傳誦」。宇文所安曾用新批評方法在《追憶》一書中指出，此詩的「寫作使回憶轉變為藝術，把回憶演化進一定的形式內。所有的回憶都會給人帶來某種痛苦，這或者是因為被回憶的事件本身是令人痛苦的，或者是因為想到某些甜蜜的事已經一去不復返而感到痛苦。寫作在把回憶轉變為藝術的過程中，想要控制住這種痛苦，想要把握回憶中令人困惑、難以捉摸的東西和密度過大的東西；它使人們同回憶之間有了一定的距離，使它變得美麗。」作為讀者，我們亦深有同感，一遍讀過，我們看到的正是這樣一幅畫面：吳文英在室內「病酒」之中隔了一段距離，「春寬夢窄」地編織着一篇錦繡詩章，使其痛苦的回憶漸漸變得美麗。

那麼吳文英有什麼痛苦的回憶呢？文英早年居蘇州，三十多歲後一直生活在杭州。他一生基本上都是以幕僚、清客身份在這兩地消磨。因此他一生所吟詩詞都以這兩地為最。之外，他曾納蘇杭二妾，後一遣一死，這在他的詩詞中有大量記載，《渡江雲三犯》、《鶯啼序》、《畫堂春》、《絳都春》等均是吟二妾之事。夏承燾在《吳夢窗系年》中也為我們指點了此事：「集中懷人諸作，其時夏秋，其地蘇州者，殆皆憶蘇州遣妾；其時春，其地杭者，則悼杭州亡妾。」這節情事可以令我們弄清楚此詩回憶的對象。

此詩詞第一段從暮春的一天寫起，以「殘寒正欺病酒」一句破題，我們的脊柱神經似乎也靈動了起來，「殘寒」並非惜春，「傷春起，卻藏過傷別。」（陳洵）如是，文英才要「掩沉香繡戶」。雖然因「病酒」畏寒而掩上窗戶與門戶，但燕子還是傳來了湖上春色濃烈的消息，詩人的詞思也禁不住柳絮的輕漾而飛舞起來。此處跳接顯得輕快，毫不着力，僅一轉身，就變了過去。

從第二段起，回憶正始登場：詩人與情人初遇西湖上的情景可謂歷歷在目，點點滴滴都十分精細傳神，「錦兒偷寄幽素」一聲音和詞色均好，當讓人輕輕玩味、品嘗，不必作手術刀式的解讀。另外，文英所回憶的「十載西湖」恰是他過去的愛情與歡樂，不免讓人聯想到杜牧《遣懷》中一句英俊頹唐之詩「十年一覺揚州夢」，晚唐與南宋在此跨越了時空完成了一次繾綣的對話，這又是高山流水遇知音，真可喜可賀矣！

第三段，一上來便是突接，似峰斷而雲連也。在此，詩人翻着一筆，往深一步續寫尋訪中對往日情事的追憶，並點出佳人已逝，真是幾番風雨葬花，唯有「淚墨慘淡塵土」之中了，而離情別緒又恰似「此恨綿綿無絕期」。末段更是對亡妾的深情憑弔，「離痕歡唾」最可觸摸感人，也是前後照應，如陳洵說：「『歡唾』是第二段之歡會，『離痕』是第三段之臨分。」從「歡唾」到「離痕」，又應了此詩詞的主題：美麗的回憶盡在傷春與傷別。

我在每段中拈出的一二個詞句，正是機關所在，逗引起我們去吳文英的詩詞中捶幽鑿險，探尋那無數色澤不一的麗字，那裡可是有大多的懸崖上的花枝在向風試探呀，也在向我們之中一些警惕的迎風者試探。而稍稍分心，他那水光雲影、搖盪綠風的詞句就會「撫玩無極，追尋已遠」（周介存）；他那「舉博麗之典，審音拈韻，習諳古偕」（朱疆村）之沉邃縝密、繾綣抉潛的意趣和妙處便不能透徹入骨、體會至深。

如此說來，吳文英似乎留給我們這樣一副形象：他在「試燈夜初晴」之後，又若「五湖倦客，獨釣醒醒」；他的文字精深微妙，只緣於他是一位「苦工通神」、鍛煉詞句的詩人，或按現在流行的說法，他僅是一位文字的煉金術士。這樣說當然無礙，但有一點，我要特別提出，在這一切之上，吳文英的氣格特別沉着致密，正是由於他這一非凡之特色，才使其能運用「銳感，即用敏銳直接的感受來修辭。」（葉嘉瑩）而「銳感」也正是他發力完美之所在，天才之所在。又猶如《鶯啼序》起首一句「殘寒正欺病酒」，頹唐文人的纏綿形象一下子就被吳文英敏銳地感受到並呼之欲出了，當然吳文英煉字的神秘也在此被葉嘉瑩的「銳感」當場捕捉了。順便說一句，葉嘉瑩還說過一句直抵我內心深處的話：「我個人以為吳詞不是姜白石所能趕上的。」（見葉嘉瑩：《唐宋詞十七講》，嶽麓書社，一九八九年版，第四〇一頁）最後，我要以如下結語為本篇收尾：吳文英那「病酒」之中織成的錦繡（《鶯啼序》），既有他煉字的神功，也有他天生的「銳感」在暗中相助。

白永寬··崑曲譚鑫培

文史叢譚

陳　均

同治光緒年間，醇親王奕譞一則愛好崑弋，一則也是為了避禍，以玩娛明志，在府中陸續辦了好幾個科班，如安慶、恩慶、恩榮等，後來這些班社的藝人大多流入京中皮黃班和京畿鄉村，成為北方崑曲的主要源頭。在這些藝人中，白永寬經常被提起，被認為是崑曲中的譚鑫培。

白永寬原本在河北安新縣馬村的子弟會中學戲，原名白傻歹，外號「白大眼」，師從徐老發，據說徐老發演《五人義》時，可以雙手挎起五人旋轉。後來，白永寬帶了一些同村的子弟到北京賣唱，漸漸有了名氣，醇王聽說後，召他到府中演唱，白的聲音高亢有力，醇王聽後大樂，問他叫什麼名字。他回答「白傻歹」。醇王聽後更樂了，說：「這個名字不好聽，你的嗓音又寬又亮，以後就改叫白永寬吧！願你的嗓子永遠嘹亮。」還有一種說法是白永寬給醇王唱了一曲《聞鈴》，唱得特別好，醇王就贈了這個美名。

據侯玉山聽徐廷璧講，白永寬在王府中很受重用，除演戲外，還負責排戲和班中諸種事務。有一次，白永寬和叔叔白老合演《負荊請罪》，白永寬飾張飛，白老合飾關羽，一黑一紅，台上曲盡其妙，台下的王公看得也如痴如醉。所以，醇王府的堂會裡，無白永寬、白老合演的《負荊請罪》則不歡。

恩慶班解散時，白永寬回老家，醇王把恩慶班的戲箱賜與他，並准許他用恩慶班的班牌組班。白永寬回鄉後，與白老合平分了戲箱，各組一班，他組的班叫恩慶班，白老合組的班叫和順班。恩慶班在鄉間戲班中的地位很高，官府尋常不敢派遣差役。有一回，知縣硬要派恩慶班的戲，白永寬一口就回絕了。知縣強迫，白永寬騎着毛驢到王府告狀，王府管家聽後，就以王爺的名義寫信給知縣，說恩慶班的戲箱是御批專用的，不能隨便派戲，方才了結此事。

白永寬技藝高超，嗓子好，演老生、花臉戲都是一時之選，但言語刻薄，脾氣也很大。他常常感慨：「唱崑弋的就是仨半人啦！」仨就是他自己、郭蓬萊和邢玉泰。那半個是化起鳳，因為化起鳳只唱弋腔，不唱崑腔。

有一次，一個外地來的唱花臉的藝人來搭班，因為事先沒有向白永寬請安，白決定給他一個下馬威。該伶人一開始唱《張飛闖帳》，白永寬親自扮中軍，該伶人還以為班主捧他呢。豈料「中軍」還沒上場，就大吼一聲，聲若霹靂，滿場叫好。等到一上場，「中軍」大眼一瞪，把場上的「差官」嚇得跌倒在地。如此一來，「張飛」還怎麼演呢！

飲酒維也納

天南地北

梁小曼

除了咖啡館，維也納還有葡萄酒館。書上說，葡萄酒館是觀察這座城市另一面的很好的方式之一。此話有贅言之嫌。城市本萬象，要觀察它，隨時隨地皆可觀察：公交車上、馬路上、博物館、公墓、報紙，甚至公廁裡……當然，我很喜歡在葡萄酒館裡觀察，因為這給予我藉口，好沉醉於微醺的愉悅裡。維也納有許多本地的小葡萄酒廠，十月一日那天，一個巨大的謊言派對正在東方熱鬧進行時，我和友人一早起來，就去尋找貝多芬的故居。其中兩個故居所在的Heiligenstadt郊區，就有幾家葡萄酒廠，故居之一，現今還成了葡萄酒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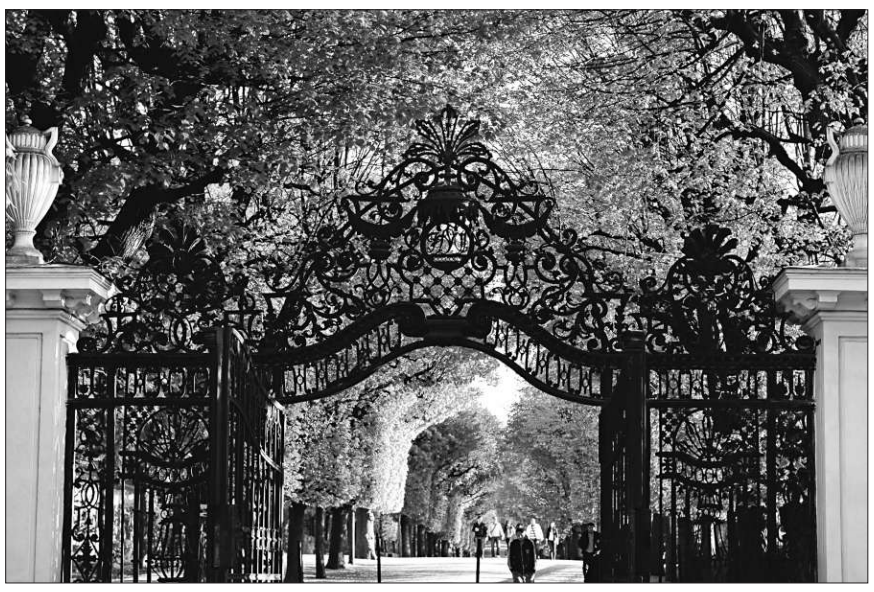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興致盎然的推門入室，卻遇到十來雙愕然的眼睛。清一色的藍工裝正圍坐一張長椅，等候開飯。原來，本地葡萄酒館大多下午四點以後才開門納客。帶着遺憾，我們只好先到別處打發時光。

直到黃昏六點，暮色已降臨維也納，結伴放學的孩子們、結束一天工作的市民紛紛從高樓裡出來，繼而走入地下坐地鐵歸家，我才在老城區的中心，離Centro Café不遠處的Esterhazykeller葡萄酒館一個人坐了下來，準備以微醺的方式去觀察這座城市。這是家真正的地下葡萄酒館，酒館下的通道據說有幾百年歷史了。要進入這家酒館得小心翼翼地邁着小步走向深淵。儘管牆壁邊上設有扶欄，那高高的、幾乎垂直的樓梯還是讓我惶恐不安。

在維也納這座文雅的城市裡，我不能摔跤出洋相。窄窄的房子，昏暗的光線，面無表情的侍應，還有德語的海報和葡萄酒館的平常布置。才安穩降落地面，卻一下子又對眼前環境感到興味索然，旋即轉身回去。唉，我有輕度的幽閉空間恐懼症。回到街面，就在酒館戶外區找了個靠牆的座位坐下來。要說這是條街，也是不恰當的，酒館是座落於兩條街之間的一座建築裡，而它和緊鄰的另一座建築之間的空隙就形成一條巷子，連接建築前後的兩條街。巷子是兩端狹，中間闊，成了一個開放的小院子，讓Esterhazykeller和對面的餐廳平分了。這地方，實在好。巷子有路燈，應屬於二十世紀初的，此時此刻，也亮起來了。有樂師在對面餐廳拉琴，一首不熟悉的曲子。流動的音樂在歐洲是常見的，更何況此地是維也納。我向來為這樣的音樂艷遇而竊喜。何況這裡是音樂之都，音樂本該如空氣般無處不在，以慰旅人之疲憊。我讓侍應生推薦，並叫了一杯酒館自釀的白葡萄酒。周圍坐滿了客人，枱與枱之間的空隙都很小，僅能容一人通過，還不能比我胖。我斜對面是一對男女，關係比較曖昧，看不出是戀人還是同事還是夫妻還是朋友，女孩劈哩啪啦地講個不停。此地的德語又好聽一點，比德國鄉郊的德語要柔和文雅一些。一個地區的語言口音是和該地區的文明程度相配套的。一個城市裡的階層分野同樣，也不會是只有儀容服裝這些標準。我尚記得，中學時讀《瑪爾戈皇后》，大仲馬曾描繪亨利四世的老婆在語言方面的天賦，無論是法語還是拉丁語，瑪爾戈皇后都能操以最優雅的腔調，因此整個歐洲宮廷都為之傾倒，有學者還說來了法國未曾見過瑪格麗特，就等於既沒見到法國，也沒見到宮廷。我轉過身來靠着牆壁，一邊喝着白葡萄酒，一邊看着過往的行人。有個女子從這條小巷穿過兩次，她的形象讓人一見難忘，因為她擁有一頭孔雀藍的頭髮，而且，還以朋克的風格炸開，彷彿剛中了誰的埋伏，被人扔了一顆手雷。好年輕的女孩子，也許不到二十。嗯，我年輕的時候，也曾盡情地奇裝異服。現在老了，只能貌似儒雅地坐在牆角，喝着葡萄酒觀察世界，偶爾，趁人家父母不在，挑逗一下躺在嬰兒車裡的小小孩。那正是坐在我左前方的那一桌老頭子幹的事。他們一邊囉囉嗦嗦的互相搶話，一邊調戲我後面那家人隨身攜帶的、躺在車裡吸吮着拇指，對世界茫然無知的小嬰孩。那家人來自俄羅斯，父親是個工程師，長得頗像個知識分子，母親的容貌卻很平淡，像放在廚房裡的圍裙，陽台上的衣架或者書架上的一本書。他們有兩個女兒。一個七八歲，另一個七八月。對面那桌老頭子真的很淘氣。他們都穿得很樸素，身上的衣服和頭上的白髮一樣樸素。可是他們笑得多開懷，六個人，佔據了兩張枱，不知道坐了多久。不停地喝酒、吃東西、聊天，直到那一家俄羅斯人來了。他們發現多了個有趣的存在——只有幾個月大、嘴裡哼哼唧唧的嬰孩。這群老頭的目光都聚集在嬰孩身上，指指點點，評頭品足，其中有一個長得很像查爾斯王子的開始做鬼臉。俄羅斯夫婦也不見怪，那父親脾氣溫和，對這群老頑童的問題有問必答。於是，這些歐洲男人開始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碰杯，例如，為了莫斯科，他們就碰了一杯。

不久，這群老頭子發現，除了嬰兒車裡的小小孩，還有個同樣淘氣的東方女子也很有趣，那個查爾斯王子向我豎起拇指頭，然後，頻頻邀請我加入他們。我倒是樂意和這群維也納老頭喝酒聊天，只是，我在等友人，只好謝絕了他們的美意。Esterhazykeller自釀的白葡萄酒很鮮美清香，而且充滿魔力，不知不覺間，我的感覺出現異樣，頭變得沉重，身子卻輕飄飄，眼前的一切迷離起來。我喃喃自語：自重，一定要自重，你不能像個氣球一樣，噗地飛走。再說，你的魔法掃帚二〇〇九版尚未買到呢。

嗨，哈利波特，你說，如果我伸出手指頭往空中一戳，這群老頭子會不會連同周圍的一切都紛紛消失呢？哈利波特還未來得及回答我的問題，友人來了，魔法消失，我們進入了另一段時間。



維也納街影（攝影）　Liu　Lok

翁布里亞鮮花節

域外漫筆

茶果洲

Fiore是我剛學意大利文就喜歡的一個詞，英文的flower要張大嘴，fiore卻不着力，輕輕講出了「美」。

翁布里亞的斯皮羅（Spello）有個鮮花節，意大利語是Infiorata，其實是翁布里亞小鎮斯皮羅的聖體瞻禮儀式，教職人員和禮樂隊組成的巡遊隊伍繞城一圈向聖人聖體致敬。這一天，斯皮羅的所有主要街道和廣場上，都鋪滿乾花屑組成的花毯，美輪美奐。題材或取自《新約》、《舊約》，或是現代主義風格、全球化議題。而這些花毯全是為儀式巡遊者踏足而用。遊者踏過，圖畫便淩亂，儀式就完成，全城遊客就散去，留一個亢奮過後的輕飄飄的黃昏。

花碎構成的天使，基督面容在風中浮動……斯皮羅本是非常素樸的中世紀小城，和翁布里亞其他城市差不多，石頭是絕對的主角。可它比其他小鎮更石頭。

前些年的調查表明斯皮羅建築的百分之八十都是羅馬時代遺跡，也就是說，斯皮羅是翁布里亞最古羅馬的小鎮。我事後才知，自己那天偶遇的清淨地，竟就是古羅馬斯皮羅的最高點。那裡彎石拱門不高，卻把無邊無際的山丘沃野襯得正好，不是「江山留勝跡」，而是最平常的地方遇見。

也許因為到處硬、灰、大塊的石頭，這裡的人才格外需要鮮花，即使不是鮮花節，所有窗台陽台也都花團錦簇，方顯清涼和艷麗。在斯皮羅，鮮花是人們的手段。

基督教本來重「花」，其奢華服飾、琳琅聖器都綴滿鮮花裝飾，但總覺得鮮花於它是手段，是裝飾，不是佛祖拈花一笑，那種於心戚戚。

翁布里亞的好風景也不於心戚戚，它永遠是太陽下的無憂慮。火車裹着一路熱風塵，我在歸途遠望斯皮羅，如夢初醒，夢裡的花氣還沾在我的衣袖間。

餓鄉途中記清寒

藝苑咀華

火　栗

蕭紅在哈爾濱度過青春年華，她的文字世界卻對冰城的雪景未有怎樣的觸及。倒是讀到過路哈爾濱、要去蘇俄的瞿秋白，寫下一九二〇年這座城市的寒冬景象。他又在《餓鄉紀程》裡提到松花江上的鐵橋，我想他看到的應是一九〇〇——一九〇一年俄國人和中國勞工修建的跨江大橋，而現在松花江上的鐵橋是日本人一九三二年修建的（後來被曹禺在《雷雨》裡化用）。還說風景，有兩段是這樣的：

「蔚藍的天色，白雲似堆錦一般擁着，冷悄悄江風，映着清澄的寒浪……在江中遠看着中東鐵路的鐵橋，後面還崇起幾處四五層的洋房，遠遠襯着疏林枯樹帶些積雪，映着晴日，亮晶晶光燦燦露出些『滿洲』珠光劍氣……沿松花江邊，幾間土屋，圍着洋鐵皮木板亂七八糟釘成的短牆，養着幾隻泥豬……」

「一路談着，忘其所以，抬頭一看，卻走到秦家崗南頭去了。——和我們的寓所背道而馳。其時雲影翻開，露出冷冰冰亮晶晶的一輪明月，四周還擁有寒霧……馬路旁寒林矗立，一排一排的武裝着銀鎧銀甲，萬樹枝頭都放出寒浸浸的珠光劍氣；——貪看着寒月雪影，竟忘告訴車夫，走錯了路。愈走愈遠，——錯誤偶然與人以奇遇：領略一回天然的美，可是寒意浸浸，鼻息都將凍絕，雖則沉寂的寒夜，靜悄悄已沒半點風意，宇宙的靜美包涵在此『琉璃天盒』裡，滿滿的盛住沒起絲毫震盪，然而大氣快成冰水，『乾冷』的況味，也不容易受。……」

這番夜深人靜之時的凍霧，和其中的亮晶晶光燦燦，本是這座城市最冷靜也最超驗的時刻。人在其中只若乎痕跡。至於社會，和這景色最襯的，卻正如瞿秋白所說的積雪和寒意中，是「冷酷陳死的中國社會空氣」。彼時的歐洲人常為這遠東都市風雲際會、江湖變幻的氣質吸引，然而這一番自然之超驗與人世之污濁低賤（中外貴族們自是不在其中的）的奇迴結合，豈不正是這冰晶之城的另一重氣質，為彼時澎湃清越的瞿秋白所記下。

慈禧看戲

文化什錦

鄧小秋

晚清時期的慈禧太后，平時最喜愛的娛樂活動，就是看戲。尤其對於京劇，更加迷戀。在日常的政務之餘，她經常會召喚一些著名的京劇藝人進宮，為她演出。這些經常被召進宮的藝人，稱為「內廷供奉」。待遇優厚，備受恩寵。不過，她是一位專制獨裁的女主，飛揚跋扈，心狠手辣。即使是在看戲時，興之隨至，也常常喜怒無常。因而，在民間流傳有很多令人難以理喻的怪事。

當時有一些清人筆記，都記載過慈禧最愛看譚鑫培與楊小樓的戲。譚鑫培擅長老生戲，他的《捉放曹》、《擊鼓罵曹》、《武家坡》、《桑園會》、《四郎探母》等戲，都是慈禧愛看的劇目。他的演唱風格，與前輩老生們的激昂陽剛的唱法，有所不同。而是抑揚頓挫，宛轉纏綿，講究韻味。那時的譚鑫培，藝名「小叫天」，故而，京城就有「滿城爭說小叫天」的佳話。

譚鑫培在當時，可說是炙手可熱。因為慈禧太后對他的特別重視，一般的王公大臣也都競相奉迎巴結，尊稱他為「譚貝勒」，執禮甚恭。並且，還都爭着重金邀請他進府演出。平時各府演出堂會，都以有譚鑫培的上場為榮，可謂紅極一時。

雖然，慈禧對譚鑫培極為賞識，每次演出結束，常會叫到座前，另有重賞。但是，如果稍有差錯，也會嚴厲斥責。慈禧對所聽的戲，都很熟悉。往往聽到一半，就會傳旨宣諭：某人某句唱錯。那麼，這齣戲就要再重唱一遍。否則，就要重罰。還有一次，譚鑫培進宮遲到，慈禧不滿，命他唱一齣丑角扮演豬八戒的《盜魂鈴》。譚鑫培從未唱過此劇，只能臨時瞎湊唱詞。每一句都是唱的有名的流派唱腔，學得極像，這才博得慈禧的歡心，終算未遭重責。

還有一次，太監李蓮英對譚鑫培不滿，當譚鑫培與孫菊仙應召進宮後，居然要他們演唱兩個彩婆子的戲《探親家》。這兩位當時最出色的老生泰斗，只能反串彩婆子，在台上大出洋相，窘態畢露。慈禧看了，樂不可支，方始讓他們下場。

有一次，名淨黃潤甫進宮演出《捉放曹》的曹操。描摩奸雄，神妙無比。誰知，演出以後，慈禧先傳令杖責四杖，接着又賞他四十兩黃金。傳旨說：這是「杖其奸而賞其技也」。真是隨心所欲，莫名其妙。

慈禧晚年，特別愛看楊小樓的武戲。無論是《挑滑車》、《戰馬超》，還是《惡虎村》、《林沖夜奔》，都極為賞識。尤其是《長坂坡》一劇，英雄氣概，更是百看不厭，最受好評，稱他是「子龍再世」，備加賞賜。後來，宮內傳言：慈禧愛上了楊小樓，要他「伴駕」。楊小樓聽到這些傳言後，驚慌無比，知道這是要掉腦袋的事，馬上就到郊外寺廟，假裝出家。平時裝瘋賣傻，從此不敢再在京城唱戲。直到晚清垮台，楊小樓才重上舞台。